

佛說奈女耆域因緣經
後漢安世高譯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佛說柰女耆域因緣經

尺九

後漢安世高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羅閱祇國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天龍八部大眾集會說法時世人民施者無量有一貧人唯有一爛壞手巾意欲布施懼此物惡猶豫未決爾時坐中有一比丘尼名曰柰女即從座起整服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自念先世生波羅柰國為貧女人時世有佛名曰迦葉時與大眾圍遶說法坐聞經歡喜意欲布施顧無所有自惟貧賤心用悲感詣他園園求乞果蓏當以施佛時得一柰大而香好擎一盂水并柰一枚奉迦葉佛及諸眾僧佛知至意呪願受之分布水柰一切周普緣此福祚壽盡生天得為天后下生世間不由胞

胎九十一劫生柰華中端正鮮潔常識宿命
今值世尊開示道眼爾時柰女以偈頌曰

三尊慈潤普 慧度無男女 水果施弘報
緣得離衆苦 在世生華中 上則爲天后
自歸聖衆祐 福田最深厚

比丘尼柰女禮已還坐佛在世時羅耶黎國
國王苑中自然生一柰樹枝葉繁茂實又加
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寶愛此柰自非中
宮尊貴美人不得啖此柰果國中有梵志居
士財富無數一國無雙又聰明博達才智超
羣王重愛之用爲大臣請梵志飯食食畢以
一柰實與之梵志見柰香美非凡乃問王曰
此柰樹下寧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太多小
栽吾恐妨其大樹輒除去之卿若欲得今當
相與即以一柰栽與梵志梵志得歸種之朝

夕澆灌日日長大枝條茂好三年生實光彩
大小如王家柰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資財無
數不減於王惟無此柰以爲不如今已得之
爲無減王旣取食之而大苦澀了不可食梵
志大愁惱乃退思惟當是土無肥潤故耳乃
提取百牛之糞凡九以飲一牛復取一牛糞煎之
爲醍醐以灌柰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實乃
甘美如王家柰而樹邊忽復生一瘤節大如
手拳日日增長梵志心念忽有此瘤節恐妨
其實適欲斫去恐復傷樹連日思惟遲徊未
決而節中忽生一枝正指上向洪直調好高
出樹頭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諸枝周圍傍
出形如偃蓋華葉茂好勝於本樹梵志怪之
不知枝上當何所有乃作棧閣登而視之見
枝上偃蓋之中乃有池水旣清且香又有衆

華彩色鮮明披視華中有一女兒在池華中
梵志抱取歸長養之名曰柰女至年十五顏
色端正天下無雙宣聞遠國有七國王同時
俱來詣梵志所求聘柰女以爲夫人梵志大
恐怖不知當以與誰乃於園中架一高樓以
柰女著上出謂諸王曰此非我所生自出於
柰樹之上不知是天龍鬼神女耶鬼魅之物
今七王俱來求之我設與一王六王當怒不
敢愛惜也女今在園中樓上諸王便自平議
有應得者便自取去非我所制也於是七王
口共爭之紛紜未決至其夕夜萍沙王從伏
竇中入登樓就之共宿明晨當去柰女白曰
大王幸枉威尊接逮於我今復相捨而去若
其有子則是王種當何所與王曰若是男兒
當以還我若是女兒便以與汝王則脫手金

鐲之印以付柰女以是爲信便出語羣臣言
我已得柰女一宿亦無奇異故如凡人故不
取耳萍沙軍中皆稱萬歲曰我王已得柰女
六王聞之便各還去萍沙王去後遂便有娘
時柰女勅守門人言若有求見我者當語言
我病後日月滿生一男兒顏貌端正兒生則
手持針藥囊梵志曰此國王之子而執醫器
必醫王也時柰女即以白衣裹兒勅婢持棄
著巷中婢即受勅抱往棄之時王子無畏清
旦乘車往欲見大王遣人除屏道路時王子
遙見道中有白物即住車問傍人言此白物
是何等答言此是小兒問言死活答言故活
王子勅人抱取是覓乳母養之以活梵志將
此小兒還付柰女名曰耆域至年八歲聰明
高才學問書疏越殊倫匹與隣比小兒遊戲

心常輕諸小兒以不如已諸兒共罵之曰無父之子姪女所生何敢輕我者域愕然默而不答便歸問母曰我視子曹皆不如我而反罵我言無父之子我父今者爲在何許母曰汝父者正萍沙王是也者域曰萍沙王乃在羅閱祇國去此五百里何緣生我即如母言何以證之母則出印鐲示之曰此則汝父鐲也者域省之見萍沙王印文便奉持此鐲往到羅閱祇徑入宮門門無訶者即到王前爲王作禮長跪白王言我是王子奈女所生今年八歲始知是大王種類故持鐲印信遠來歸家王見印文覺憶昔之誓知是其子愴然矜之以爲太子涉歷二年會阿闍世王生者域因白曰我初生時手把針藥囊是應當爲醫也王雖以我爲太子非我所樂王今自有

嫡子生矣應襲尊嗣我願得行學醫術王則聽之王曰汝不爲太子者不得空食王祿應學醫道王即命勅國中諸上手醫盡術教之而者域但行嬉戲未嘗受學諸師責謂之曰醫術鄙陋誠非太子至尊所宜當學然大王之命不可違廢受勅已來積有日月而太子初不受半言之方若王問我何以對者域曰我生而有醫證在手故白大王捐棄榮豪求學醫術豈復懈怠須師督促直以諸師之道無足學者故耳便取本草藥方針脉諸經具難問師師窮無以答皆下爲者域作禮長跪叉手曰今日益知太子神聖實非我等所及也向所問諸事皆是我師歷世疑義所不能通願太子具悉說之開解我曹生年之結者域便爲解說其義諸醫歡喜皆更起頭面

作禮承受其法爾時耆域即自念言王勅諸

尺九

五

醫都無可學者誰當教我學醫道時彼聞德
叉尸羅國有醫姓阿提黎字賓迦羅極善醫
道彼能教我爾時耆域童子即往彼國詣賓
迦羅所白言大師我今請仁者以爲師範從

學醫術經七年已自念言我今習學醫術何
當有已即往師所白言我今習學醫術何當
有已時師即與一籠器及掘草之具汝可於
德叉尸羅國面一由旬求覓諸草有非是藥
者持來時耆域即如師勅於德叉尸羅國面
一由旬求覓非是藥者周竟不得非是藥者
所見草木一切物善能分別知所用處無非
藥者彼即空還往師所白如是言師今當知
我於德叉尸羅國求非藥草者面一由旬周
竟不見非藥者所見草木盡能分別所入用

處師答耆域言汝今可去醫道已成我於閻
浮提中最高爲第一我若死後次復有汝於是
耆域便行治病所治輒愈國內知名後欲入
宮於宮門前逢一小兒擔樵耆域望視悉見
此兒五臟腸胃縷悉分明耆域心念本草經
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內見人腹臟此兒樵中
得無有藥王耶即往問兒賣樵幾錢兒曰十
錢便雇錢取樵下樵置地便闔冥不見腹中
耆域更心思惟不知束中何所爲是藥王便
解兩束一一取之以著小兒腹上無所照見
輒復更取如是盡兩束樵最後有一小枝裁
長尺餘試取以照具見腹內耆域大喜知此
小枝定是藥王悉還兒樵兒旣已得錢樵及
如故歡喜而去爾時耆域自念我今先當治
誰此國旣小又在邊方我今寧可還本國始

開醫道於即還歸婆伽陀城婆伽陀城中有
大長者其婦十二年中常患頭痛衆醫治之
而不能瘥時耆域聞之即往其家語守門人
言白汝長者有醫在門外時守門人即入白
門外有醫長者婦問言醫形貌何似答言是
年少彼自念言老宿諸醫治亦不瘥況復年
少即勅守門人語言我今不須醫守門人即
出語言我已爲汝白長者長者婦言今不須
醫耆域復言汝更白汝長者婦但聽我治若
瘥者隨意與我物時守門人復白之醫作如
是言但聽我治若瘥隨意與我物長者婦聞
已自念言若如是無所損勅守門人喚入時
耆域入詣長者婦所問言何所患苦答言患
如是如是復問病從何起答言從如是如是
起復問病來久近答言病來爾許時彼問已

語言我能治汝彼即取好藥以酥煎之灌長
耆婦鼻病者口中酥唾俱出時病人即器承
之酥便收取唾別棄之時耆域見已心懷愁
惱如是少酥不淨猶尚慳惜況能報我病者
見已問耆域言汝愁惱耶答言實爾問言何

八九

七

故愁惱答言我自念言此少酥不淨猶尚慳
惜況能報我以是故愁耳長者婦答言爲家
不易棄之何益可用然燈是故收取汝但治
病何憂如是彼即治之後病得瘥時長者婦
與四十萬兩金并奴婢車馬時耆域得此物
已還王舍城詣無畏王子門語守門人言汝
往白王言耆域在外守門人即入白王王勅
守門人喚入耆域入已前頭面禮已在一面
住以前因緣具白無畏王子言以今所得物
盡用上王王子言且止不須便爲供養已汝

自用之此是耆域最初治病爾時拘睢彌國有長者子輪上嬉戲腸結腹內食飲不消亦不得出彼國無能治者彼聞摩竭國有大醫善能治病即遣使白王拘睢彌長者子病耆域能治願王遣來時萍沙王喚耆域問言拘睢彌長者子病汝能治不答言若能汝可往治之時耆域乘車詣拘睢彌耆域始至長者子已死妓樂送出耆域聞聲即問言此是何等妓樂鼓聲傍人答言是汝所爲來長者子已死是彼妓樂音聲耆域善能分別一切音聲即言語使迴還此非死人語已即便迴還時耆域即下車取利刀破腹披腸結處示其父母諸親語言此是輪上嬉戲使腸結如是食飲不消非是死也即爲解腸還復本處縫皮肉合以好藥塗之瘡即愈毛還生與無

瘡處不異時長者子即報耆域四十萬兩金婦亦與四十萬兩金長者父母亦爾各與四十萬兩金耆域念言夫爲師者須報其恩今持一百六十萬兩金與德叉尸羅國大師賓迦羅念已持金詣師所頭面禮師足奉上此金凡九唯願大師哀愍納受師曰便爲供養已我不須此寶耆域慇懃至到賓迦羅乃受此金耆域奉辭禮足而去爾時國中有迦羅越家女年十五臨當嫁日忽頭痛而死者域聞之往至其家問女父曰此女常有何病乃致夭亡父曰女小有頭痛疾日月增甚今朝發作尤甚於常以致絕命耆域便進以藥王照視頭中見有刺蟲大小相生乃數百枚鑽食其腦腦盡故死便以金刀剗破其頭悉出諸蟲封著甕中以三種膏塗瘡一種者補蟲所食

骨間之瘡一種生腦一種治外刀瘡告女父
曰好令安靜慎莫使驚七日當愈平復如故
到日我當復來耆域適去女母便更啼哭曰
我子爲再死也豈有剝破頭腦當復活者父
何忍使人取子爾耶父止之曰耆域生而把
針藥棄尊榮位行作醫師但爲一切人命此
乃天之醫王豈當妄耶囑語汝言慎莫使驚
而汝今反啼哭以驚動之將令此兒不復得
生母聞父言止不復哭共養護之寂靜七日
七日晨明女便吐氣而寤如從卧覺曰我今
者了不復頭痛身體皆安誰護我者使得如
是父曰汝前已死醫王者域故來護汝破頭
出蟲以得更生便開髑出蟲示之女見大更
驚怖深自僥倖耆域神乃如是我促得報其
恩父曰耆域與我期言今日當來於是須臾

耆域便來女歡喜出門迎頭面禮足長跪叉
手曰願爲耆域作婢終身供養以報更生之
恩耆域曰我爲醫師周行治病居無常處何
用婢爲汝必欲報恩者與我五百兩金我亦
不用此金所以求者凡人學道法當謝師師
雖無以教我我嘗爲弟子今得汝金當以與
之女便奉五百兩金以上耆域耆域受以與
師因白王暫歸省母到維耶黎國爾時國中
復有迦羅越家男兒好學武事作一木馬高
七尺餘日日學習鷲上初學適得上馬久久
益習忽過去失據躑地而死者域聞之便往
以藥王照視腹中見其肝反戾向後氣結不
通故死復以金刀破腹手探料理還肝向前
畢以三種神膏塗之其一種補手所攬持之
處一種通利氣息一種主令刀瘡畢囑語父

曰慎莫令驚三日當愈父承教勅寂靜養視
至於三日兒便吐氣而寤狀如卧覺即便起
坐須臾耆域亦來兒歡喜出門迎頭面作禮
長跪白言願得爲耆域作奴終身供養以報
再活之恩耆域曰我爲醫師周行治病病者
之家爭爲我使當用奴爲我母養我勤苦我
未有供養之恩報母卿若欲謝我可與我五
百兩金以報母恩於是取金以上柰女還歸
羅閱祇國耆域治此四人馳名天下莫不聞
知又南有大國去羅閱祇八千里萍沙王及
諸小國皆臣屬之其王疾病積年不瘥恒苦
瞋恚睚眦殺人人舉目視之亦殺低頭不仰
亦殺使人行遲亦殺疾走亦殺左右侍者不
知當何措手足醫師合藥輒疑恐有毒亦殺
之前後所殺傍臣宮女及醫師之輩不可稱

數病日增甚毒熱攻心煩滿短氣如火燒身
聞有耆域卽爲下書勅萍沙王徵召耆域耆
域聞此王多殺醫師大以恐怖萍沙又憐其
年小恐爲所殺適欲不遣畏見誅伐父子相
守晝夜愁憂不知何計爾時萍沙王乃將耆
域俱往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彼王
性惡惟恐殺醫師爲可往不佛告耆域汝宿
命時與我約誓俱當救護天下我治內病汝
治外病今我得佛故如本願會生我前此王
病篤遠來迎汝如何不往急往救護之好作
方便令病必愈王不殺汝耆域便承佛威神
往到王所診省脉理及以藥王照之見王五
臟及百脉之中血氣擾擾悉是蛇蠱之毒周
匝身體耆域白王王病可治治之保愈然宜
入見太后諮議合藥若不見太后藥終不成

王聞此語不解其故意甚欲怒然患身病宿聞耆域之名故遠迎之冀必有益且是小兒知無他姦忍而聽之即遣青衣黃門將入見太后耆域白太后王病可治今當合藥宜密啓其方不可宣露宜屏左右太后即逐青衣黃門耆域因白太后向省王病見身中血氣悉是蛇蠱之毒似非人類王爲定是誰子太后以實語我我能治之若不語我我則不治病不得愈太后曰我昔於金柱殿中晝卧忽有物來壓我上者我時恍惚若夢若覺狀如魘夢遂與通情忽然而寤見有大蠱長三尺餘從我上去則覺有娠王實是蠱子也我羞耻此未曾出口童子今乃覺之何若神妙當用何藥耆域曰唯有醍醐耳太后曰咄童子慎莫道醍醐而王大惡聞醍醐之氣又惡聞

醍醐之名前後出口道醍醐而死者數千百人汝今道此必當殺汝以此飲王終不得下願更用他藥耆域曰醍醐治毒毒病惡聞醍醐王病若微及是他毒爲有餘藥可以愈之蠱毒既重又已市身體自非醍醐終不能消今當煎鍊化令成水無氣無味王意不覺自當飲之藥下必愈無可憂也便出見王曰向入見太后已啓藥方今當合之十五日當成今我有五願王若聽我病可即愈若不聽我病不可愈王問五願盡何等事耆域曰一者願得王甲藏中新衣未歷軀者與我二者願得令我獨自出入宮門門無訶者三者願得日日獨入見太后及王后莫得禁訶我四者願王飲藥當一仰令盡莫得中息五者願得王八千里白象與我乘之王聞大怒曰兒子

何敢求是五願促具解之

尺九

若不能解今捧殺

十二

汝汝何敢求我新衣爲欲殺我便著我衣詐
我身耶耆域曰合藥宜當精潔齋戒而我來
日久衣被皆塵垢故欲得王衣以之合藥王
意解曰如此大佳汝何故欲得自出入宮門
令無禁訶欲因此將兵來攻殺我耶耆域曰
王前後使諸師醫皆嫌疑之無所委信又誅
殺之不服其藥羣臣皆言王當復殺我而王
病已甚恐外人生心作亂若令我自入不見
禁訶外人大小皆知王信我必服我藥病必
當愈則不敢生逆亂之心王曰大佳汝何故
日日獨入見我母及我婦欲作姪亂耶耆域
曰王前後殺人甚多臣下大小各懷恐怖皆
不願王之安隱無可信者今共合藥因我顧
睨之間便投毒藥我所不覺則非小故思惟

可信者恩情無二惟有母與婦故敢入見太

后王后與共合藥當煎十五日乃成故欲日

日入伺候火劑耳王曰大佳汝何故使飲藥

一仰今盡不得中息爲欲內毒恐我覺耶耆

域曰藥有劑數氣味宜當相及若其中息則

尺九

不相繼王曰大佳汝何故欲得我象乘之此

十三

象是我國寶一日行八千里我所以威伏諸
國正怙此象汝欲乘之爲欲盜以歸家與汝
父攻我國耶耆域曰乃南界山中有神妙藥
去此四千里王飲藥宜當即得此草重復服
之故欲乘此象詣往採之朝去暮還令藥味
相及王意大解皆悉聽之於是耆域煎鍊醖
酬十五日成化如清水凡得五升便與太后
王后俱捧藥出白王可服願被白象置殿前
王即聽之王見藥但如水初無氣味不知是

醍醐又太后身自臨合信其非毒便如本要一飲而盡者域便乘象徑去還羅閱祇國爾時耆域適行三千里耆域年小力膂尚微不堪疾迅頭眩疲極便止息卧到日過中王噫氣出聞醍醐臭便更大怒曰小兒敢以醍醐中我我怪兒所以求我白象正欲叛去王有勇士之臣名曰烏神足步行能及此象即呼烏曰汝急往逐取兒來生將以還我欲目前捶殺之汝性常不廉貪於飲食故名爲烏此醫師輩多喜行毒若兒爲汝設食慎莫食也烏受勅便行及之於山中曰汝何故以醍醐中王而云是藥王故令我追呼汝還汝急隨我還陳謝自首庶可望活若故欲走今必殺汝終不得脫耆域自念我方便求此白象復不得脫今當復作方便何可隨去乃謂烏言

我朝來未食還必當死寧可假我須臾得於山間斂果飲水飽而就死乎烏見耆域小兒畏死懼怖言辭辛苦憐而聽之曰促食當去不得久留耆域乃取一梨齧食其半以毒藥著爪甲中以分餘半便置於地又取一盃水先飲其半又行爪下毒於餘水中復置於地乃歎曰水及梨皆是天藥既清香且美其飲食此者令人身安百病皆愈氣力兼倍恨其不在國都之下百姓當共得之而在深山之中人不知也便進入山索求他果烏性既貪不能忍於飲食又聞耆域歎爲神藥亦見耆域已飲食之謂必無毒便取餘梨食盡飲餘水便下痢痢如注水躋地而卧起輒眩倒不能復動耆域曰王服我藥病必當愈然今藥力未行餘毒未盡我今往者必當殺我汝無

所知起欲得我以解身負故使汝病病自無苦慎莫動搖三日當瘥若起逐我必死不疑便上象而去耆域則過墟聚語長伍曰此是國王使今忽得病汝等急往昇取歸家好養護之厚其床席給與糜粥慎莫令死死者王滅汝國語畢便去遂歸本國長伍承勅迎取養護三日毒歇下絕烏便歸見王叩頭自陳曰我實愚癡違負王教信耆域言飲食其餘水果爲其所中下痢三日始今且瘥自知當死比烏還三日之中王病已瘥王自追念悔遣烏行見烏來還且悲且喜曰賴汝不即將兒來當我恚時必當捶殺我得其恩命得生活而反殺之逆戾罪不細也即料前後所枉殺者悉更厚葬復其家門賜與錢財思見耆域欲報其恩即遣使者奉迎耆域耆域雖知

王病瘥猶懷餘怖不復欲往爾時耆域復詣佛所接足頂禮而白佛言世尊彼王遣使來喚爲可往不佛告耆域汝本宿命已有弘誓當成功德何得中止今應更往汝已治其外病我亦當治其內病耆域便隨使者去王見耆域甚大歡喜引與同坐把持其臂曰賴蒙仁者之恩今得更生當何以報當分國土以半相與宮中嫫女庫藏寶物悉當分半幸願仁者受之耆域曰我本爲太子雖是小國亦有民人珍寶具足不樂治國故求爲醫當行治病當用土地嫫女寶物爲皆所不用王前聽我五願外病已愈今若聽一願內病可復除愈王曰唯聽仁教請復聞一願之事耆域曰願王請佛從受明法因爲王說佛功德巍巍特尊王聞大喜曰今欲遣烏臣以白象迎

佛可得致不耆域曰不用白象佛皆一切遙知人心所念但宿齋戒清淨供具燒香遙請向佛作禮長跪白請佛必自來王如其言佛明日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來飯食已畢爲王說經王意開解便發無上正真道心舉國大小皆受五戒恭敬作禮而去又柰女生旣奇異長又聰明從父學問博知經道星曆諸術殊勝於父加達聲樂音如梵天諸迦羅越及梵志家女合五百人皆往從學以爲大師柰女常從五百弟子讚授經術或相與遊戲園池及作音樂國人不解其故便生譏謗呼爲姪女五百弟子皆號姪黨又柰女生時國中復有須曼女及波曇女亦同時俱生須曼女者生於須曼華中國有迦羅越家常竿須曼以爲香膏竿膏石邊忽作瘤節大如彈丸

日日長大至如手拳石便卒破見石節之中有聚聚如螢火射出墮地三日而生須曼又三日成華華舒中有小女兒迦羅越取養之名曰須曼女長大姝好及才明智慧亞次柰女爾時又有梵志家浴池中自然生青蓮華華特加大日日長益如五斗瓶華舒中見有女兒梵志取養之名波曇女長大又好才明智慧如須曼女諸國王聞此二女顏容絕世交來求娉之二女曰我生不由胞胎乃出草華之中是與凡人不同何宜當隨世人乃復嫁耶聞柰女聰明容貌絕世無與譬者人生與我同體皆辭父母往事柰女求作弟子明經智慧皆勝此五百人爾時佛入維耶梨國柰女便率將弟子五百人出迎佛頭面作禮長跪白言願佛明日到我園中飯食佛嘿然

受之柰女還歸辦其供具佛進入城國王又

八九

十七之一

出宮迎佛禮畢長跪請佛願明日到宮飲食

佛言柰女向已前請王後之矣王曰我爲國

王至心請佛必望依許柰女但是姪女日日

將從五百姪弟子行作不軌何爲捨我而應

其請爾時世尊即告王曰此女非姪女其宿

命有大功德已供養三億佛昔又曾與須曼

女俱爲姊妹柰女最大須曼次之波曇最小

生於大姓家財寶饒富姊妹相率供養五百

比丘尼日日施設飲食及作衣服隨所乏無

八九

十七之二

皆悉供足盡其壽命三人常發誓言願我後

世逢佛得自然化生不由胞胎遠離穢垢今

如本願生值我時又昔雖供養比丘尼然其

作豪富家兒言語憍逸時時或戲笑比丘尼

曰諸道人於悞日久必當欲嫁迫有我等供

養檢押不得放恣情意是故今者受此餘殃

雖日讀經行道而虛被誹謗此五百弟子時

亦并力相助供養同心歡喜今故會生果復

相隨耆域爾時爲貧家作子柰女供養意甚

慕樂而無資財乃常爲比丘尼掃除掃除潔

淨已輒發誓言言令我能掃除天下人身病

穢如是快耶柰女憐其貧窮又加其勤力常

呼爲子其比丘尼有疾病時常使耆域迎醫

及合湯藥曰令汝後世與我共獲是福耆域

迎醫所治悉愈乃誓曰願我後世爲大醫王

八九

十八之一

常治一切人身四大之病所向皆愈皆宿日

因緣今故爲柰女作子皆如本願王聞佛語

乃長跪悔過却期後日佛明日便與諸比丘

到柰女園具爲說本願功德三女聞經開解

并五百弟子同時歡喜出家修行精勤不懈

佛說柰女耆域因緣經

音釋

藤 郎果切 果藤木生
擎 渠京切 舉也
祚 存故切 祿也

啖徒濫切
食也
漑居代切
灌也
漣勇切
乳也
瘤力求切
疣也

杪木弭末也切棧仕限也切竇大透也切鑲胡關也切

瘡楚懈切
病除也
剝疋美切
剝也
頸玄莖切
瓶也
長
馬匹見
裔切
躍

上馬
豐厥縛尺九
厓皆十九
厓牛
解切皆士
解今上

也
候
打切
取切
研切
計切
利才
詣切
玄
焚

切脈也
意毒蟲
乙界切
飽見邪
胃視也
倪結切
齊藥劑
早羊諸
切月
羶

眩也口食息也
 側格切
 音噬也
 身失舉也
 作

壓也

第五五冊 佛說栴女耆域因緣經

八・六六三

四九七

龍藏